

致我曾爱过 的那些女孩儿

最纯洁的爱 最美好的时光

陶畅作品

Where ...the flowers ...gone...

最动人的
爱情怀旧
纪念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我曾爱过的那些女孩儿 / 陶畅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404-4779-3

I. ①致… II. ①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0363 号

上架建议: 畅销书·青春言情

致我曾爱过的那些女孩儿

作 者: 陶 畅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唐 明 张 璐

选题策划: 博集天卷 + 优阅吧

特约编辑: 一 草 陈立凤

营销支持: 布 狄 刘 迎

版式设计: 姜利锐

封面设计: 熊 琼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4779-3

定 价: 24.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致我曾爱过
的那些女孩儿



Those Flowers

陶畅 作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关于回忆，不请自来，又伤痕累累
关于青春，肆无忌惮，却过往云烟

【 CHAPTER 1.0 】

婚前，晴天一霹雳 _007

结婚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业余活动。
可在我还有一礼拜即将办婚礼的日子，
我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晴天霹雳。

【 CHAPTER 2.0 】

镜中强半尚红颜 _013

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
在我孤独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红颜。
红颜不是祸水，而恰恰是我把红颜这汪清水给搅和脏了。

【 CHAPTER 3.0 】

混在高中 _069

在学习最要劲儿的高中三年，我基本上都是混过来的。
“混”这个字太贴切了，学习在混、生活在混、感情也在混。

【CHAPTER 4.0】

重逢与出走 _129

我一直以为只要功夫深，一日夫妻百日恩。

可她却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独守空房。

今天，我这个混迹情场那么多年的“老炮儿”变成了孤家寡人。

【CHAPTER 5.0】

大学，摇滚范儿 _169

在很多作家笔下，中国的大学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监狱一样肮脏。

我故意把大学写得“稍微”美好一点儿、干净一点儿、纯洁一点儿。

因为毕竟这是进入社会之前最后的一片净土。

【CHAPTER 6.0】

最后的倾诉 _255

往往倾诉都是迟到的。

但对于我来说，她的倾诉似乎晚了10年之久。

后记 _267

【CHAPTER 1.0】

婚前，晴天一霹雳



我和彭小瑛一个礼拜之后举行婚礼。我那房子是我们家老爷子给我垫的首付在北京东郊买的一套两居室。今天我跟彭小瑛一起往新房里搬家具，我和一些搬家公司的人里出外进地忙活着，而彭小瑛就只端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搬几件生活日用品什么的。多数的时间，我都看见她在那儿清点一些需要拼装的家具和瓷砖。

我和三个工人一起抬着一个沙发进屋，小心翼翼地放下，我气喘吁吁地擦擦眼角的汗。这时我看见彭小瑛正蹲在地上翻弄她自己的旧箱子，我有点儿不耐烦。

“你能不能干点儿正事儿啊？”

“哎呀，等会儿！”彭小瑛头都没抬，一边说一边继续翻弄。

我真想再数落她两句，但这会儿听到门口搬家工人的声音就赶紧过去搭手了。又一个小的组合柜被我们几个人抬进客厅，我听见背后响起彭小瑛的声音：

“你看你看！”

我摘下眼镜又擦擦脸上的汗，从彭小瑛手里接过一张照片，然后又把眼镜戴上。

“你看你大学那会儿那样儿，假装抱个吉他，你会么你？”

“我不会弹我还会装啊？”我看完照片后不屑地把它又塞回彭小瑛手里。

“你这装得也不像啊！你左手一把攥在吉他上，那么你分开几根手指头拨弦呢？”说完彭小瑛转过头又蹲回到箱子的前面。



其实我和彭小瑛下午有一个很大的事儿——去民政局办结婚证。我和彭小瑛早就说好在今天登记结婚的，因为今天也是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起当初我向彭小瑛求婚的事儿。有一天我们俩看完电影从电影院出来，因为电影情节有点煽情，彭小瑛一边走一边还在那抹眼泪。我其实觉得有点儿尴尬，我最看不了女人因为一点儿小感动就哭鼻子，我心想：我比电影里的那人可怜多了，你他妈什么时候为我哭过？但是我还是拉着她的手低着头默默地走着。一个老爷们低着头拉着一个默默哭泣的女人，你可想而知这场面有多尴尬。为了缓解这种尴尬的气氛，我突然对彭小瑛说：“我听说现在结婚挺便宜，才9块钱，咱俩结婚去吧！我请你！”她当时都傻了。

如果再把时间往前推，我和彭小瑛这对准夫妻其实认识已经将近10年了。我们大学就是同学，用当时同学的话来说就是“青梅猪马，两小胡猜”，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太合。毕业后又好了5年，但最后还是活生生就搅和在一起了。时间长了，再不合的性格也和谐了。我记得大学期间交朋友的大多数在没毕业前就分手了，也有一些毕业后被社会给拆散了，而我们这对儿被同学公认的“不合适组合”却幸存了下来。用我的话说就是“我他妈认命了，这辈子就算栽你手里了！”每当我说出这句话，彭小瑛都会笑着掐我的大腿。久而久之，现在我的大腿有一块儿地方已经慢慢变成了菜绿色。



“不是我说你……咱能干点儿活儿不？就搬家这点儿事儿你打算弄几天？”

下午还领证去不？”我不耐烦地说。

“行！”彭小瑛干脆地说了一个字儿，站起身来下楼继续去搬小件了。

因为已经搬了两天的关系，所以没一会儿的工夫全部的东西算是塞进屋里了。给搬家工人结了账打发他们走以后，我立刻瘫在沙发上。说实话，作为一个将近三十岁的男人来讲，现在干点儿力气活儿还真有点力不从心。我靠在还罩着塑料薄膜的新沙发上仰面朝天发呆，手从屁兜里拽出一盒儿早就被坐扁的烟，点着了一根儿，抽得很销魂。彭小瑛拿过来一个矿泉水瓶子塞进我手里。

“从今天开始，你就得把戒烟提上工作日程了。”

我的头仰在沙发靠背上，眼睛斜楞着她。她坐在我身边，把手放在我大腿上。

“你从今天就得开始戒烟，过两年我们要个孩子。”

“抽烟和生孩子有什么关系？”我冷冷地问她。

她猛地掐了一下我大腿，疼得我一下从靠姿变成直立。

“我可不想生出的孩子缺胳膊短腿儿的！”

“我戒烟也不能保证咱生出来的就是小泰森啊！”

“废话！”彭小瑛使劲拍了一下我的大腿。

“哎，对了！我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早就想问了。”彭小瑛突然转移了话题让我觉得如释重负。因为如果要跟她接着纠缠抽烟这事儿，下午还真去不了民政局了。

“说。”

“在我之前，你到底交过几个女朋友？”彭小瑛眼睛瞪得很大，手又放在我的大腿上。

“你怎么才问啊？我等你9年了！你才问？你还真憋得住！”我打趣道。

“啧！别废话！这是对你的最后一项考核！”

“怎么着？我要有十几个你下午还不跟我领证儿了呗？”我往矿泉水瓶子里弹了一下烟灰。

“你有几个不要紧，但是你得跟我说实话。我以前不爱问这事儿，我老觉得你有几个女朋友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而且在我之前，你就算有几个也就是玩玩儿，那么小，懂什么啊？”

“英明！”我把大拇指挑到彭小瑛面前。

她把我的手扒拉下来，冲我努了一下嘴儿，示意我回答她的问题。

我咳嗽了一声清了一下嗓子，把烟头扔进矿泉水瓶子里，烟头掉进水里，发出“吱”的一声。

我低下头，摸着她放在我大腿上的手，细声细语地说：“我其实也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都9年了！……其实吧……在你之前，我一个都没交过，你是我初恋。而且我还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这种身心都是处男的人你未必喜欢。所以从认识你第一天起，我就假装特别镇定，假装城府特别深。所以我也没问你，俗语不是说英雄不问处几个妞儿么。”

“你怎么那么恶心啊？！”彭小瑛对我前面的一段表白完全没有兴趣，把矛盾的焦点落在了我最后一句话上。我失算了，赶紧得找吧回来。

“我跟我爸那代人一样，交了第一个女朋友就结婚了。”

她又拍了一下我大腿，一副疑惑的样子：“真的假的啊你？”

“啧！你看！我说你又不信！”我有点儿责怪，把头扭向一边。

“我没说不信啊！哎，我说你这人……”她用手掐着我的下巴，使劲把我的脸扭回来对着她。

这时我的眼神无比地坚定，带着对她微微地不满。如果当时有摄像机把我拍下来，我一定对我自己的演技拍案叫绝，我那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瞎话把我自己都给骗了。在那一刻，我真觉得我就是那样的人！我就是一个女朋友没交过！在那一刻，柏拉图、哥白尼、达芬奇、牛顿、贝多芬这几个有名的老处男在我身上灵魂附体。

彭小瑛站起来快步走到一个纸箱子面前，从里面拿出来一个塑料袋儿，然后又坐回到我身边。

“什么啊？”我想拿那个塑料袋看看，但是彭小瑛用力一拽，带子还是抓在她的手里。

她打开塑料袋从里面拿出四封没有拆开的信。都是最古典的牛皮纸信封，上面没有署名也没有字，四封信的封口都没有拆开，看这四个信封的样子应该有些日子了。关键是这个塑料袋是从装我个人用品的一个纸箱子里拿出来的，我心里

莫名地产生一种紧张感。我觉得可能是谁给我写的情书！我的脑子里快速搜索着大学里还有谁给我写过情书，但是脑子却一团乱麻没有搜索到任何信号。

事后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想：当时我紧张个屁？就算是情书又怎么着？我又没拆开，如果是情书这恰恰说明我对彭小瑛的感情忠贞到一定份儿上了！对外来的诱惑全然不动！连看都不看一眼！但是那时候我确实是慌了，而且慌得有点儿过，我不自然地又点着一根烟。

“这是你的么？”彭小瑛这么问我，我觉得这事儿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没准儿是哪个同学的信寄存在我这里什么的，没准儿还真就不是我的！

“哪儿找着的？”

“就你那箱子里。”

“什么东西啊？看看。”我真是捏着鼻子说出来的这句话，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也许这就是人类都想迫切知道一切谜底的共性吧。

彭小瑛眼睛盯着我，手却“刺啦”一下儿撕开了一个信封的封口。也许是新房有回音的原因，信封撕开的声音在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的刺耳，就像撕我身上的伤口一样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她从里面拽出一张叠好的信纸。字透过纸背清晰可见，很明显只有一张信纸而已，而且一看就知道这张纸上写的内容很少。她不紧不慢地打开信纸，从她的速度来看，我并没有感觉她想急于知道里面的内容。但是我却觉得她的动作既快又慢，我真的希望这一刻时间“叮”的一声静止，然后我从她手里把信抢过来吃了，万一里面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但是我又希望她快点儿打开，如果不是什么猛料我就万事大吉，就算有什么猛料那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一张被折了三次的信纸，让彭小瑛分三个动作打开了。信纸摊开拿在她的手里，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行黑色的钢笔字，字体很漂亮，连笔也很自然。但是我看的是反面，所以一时念不出来这上面写的是什麼。第二个让我注意到的是被折出的横竖4条折痕，折痕非常狠，非常深。很明显，折这张纸的人是用了感情的。

彭小瑛读着：“越辰，我怀孕了……”

当前六个字通过彭小瑛的嘴然后蹦进我耳朵的时候，我好像一下子变成了一

堆烂泥瘫在沙发上，以至于彭小瑛后面念了什么我完全没有听见。因为我在瘫了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我刚才还在跟她说我在认识她之前是“身心处男”，这会儿我就当了爸爸，我这个谎儿居然这么快就不可思议地被戳穿了。第二我的脑子里又开始搜索信号，哪个是我的倒霉原配夫人？为什么我不知道？

当我醒过味儿来的时候，我发现彭小瑛的脸色和我腿上那块伤是一样的菜绿色。我才抽了半根的烟扔进矿泉水瓶，伸手从她手里拿过信的一瞬间我警告自己，一定要镇定，一定不要哆嗦！我拿过信，扶了一下眼镜，看到信上那漂亮的钢笔字写的是：

越辰：

我怀孕了。你不用太担心，我听说这种手术挺快的，你只要陪我去一下就行了。

我又反复默读了好几遍，然后心里全然没有了害怕和紧张，反而心里暗暗在骂：你大爷的！哪个缺德的倒霉蛋儿？写信不署自己的名儿！却把我的名儿写上！

“谁啊这是？”彭小瑛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双手交叉在胸前，表情像被冻上了一样没有一丝生气。用犀利的眼神盯着我。我扶了一下眼镜，此时此刻真希望我的眼镜能变成一副墨镜挡住她来势汹汹的目光。

我看着她，然后又看看信，低头不语。我心想我要知道是谁我他妈现在还能在这儿被你审问？我早就阅后即焚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不说出个所以然是肯定没法过关的，我把记忆用力往前推，想争取寻摸到一些线索。

我有点儿紧张地对彭小瑛说：“那是我高中的时候……”

【 CHAPTER 2.0 】

镜中强半尚红颜



1

那是我高中的时候，同学们多数都沉寂在无边的书海之中，可我却在那会玩的最疯。高二虽然不面临高考，但是老师故意给我们提前施压，弄得我们这帮高二的学生反而觉得高考的日子离我们屈指可算。

我假装每天跟同学混在一起学习，其实是因为那个年代的高中班里人少，不像现在动不动就五六十人，我们班我记得一共才三十个人左右。在这三十个人里如果你不学习你会很明显地暴露出来，如果你暴露出来，老师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折磨你，如果你不怕折磨，老师就用他的杀手锏——请家长，如果你被请家长，那回家后挨顿暴打是必须的。

尤其像我生在一个集权制的家庭里，我爸插过队，我觉得他们那代人非常熟悉暴力，他们知道暴力的痛苦，甚至深受其害，但是他们又无情地将暴力用在下一代人身上。一些有素质的家长一边打一边谆谆教导“怂孩子，我是为你好！”而像我爸这样的，一边打还得一边骂“我打死你小丫挺的！”所以潜移默化，我们这代80后的老大哥对暴力要比后来的孩子认识深刻。因为我们对暴力的理解都是切身体会，所以我们要是打起架来下手非常黑，没分寸。我记得我爸打我的时

候就根本不考虑，除了不往命根子上打，哪儿都下得去手。而后来的孩子家里打得少了，他们的暴力都是从电影里学来的。电影都是假的，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暴力美学。要我说，还得是实践出真知！

2

我记得那是98年的春天，我们学校组织去西单电影院看电影。我清楚的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叫《背起爸爸上学》。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是一部名噪一时的电影，不仅学生都知道，大人也都知道，我记得报纸和电视天天都聊那个电影。那时候在中国文化竞争还不像今天这样激烈，那部电影就像现在的商业大片一样卖座。但是现在在我的印象里，那个电影就是黑乎乎的一片，好像每场戏都是夜戏，也许是那会学校生活昏天暗地吧，看什么都他妈是两眼一抹黑。

为了锻炼学生的素质，也为了给学校省钱，我们得从新文化街走到西单电影院。高二年级四个班一百多个学生浩浩荡荡穿街过巷跟长征似的。而且是下午，同学们都困得要命，但是在枯燥的学习生活中看场电影调剂一下也不失是一件好事儿。对我来说，不管是干什么，只要逃离教室，哪怕是让我出去绕着操场跑圈儿我都乐意。

我当时什么都没看进去，只记得同学和老师都哭得一塌糊涂，就连我们学校最剽悍的训导主任也在那偷偷抹眼泪。从那天起，那句“女人都有善良的母性”这句话在我心里第一次得到印证。一个半小时的电影看完了，电影院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的灵堂！原本银幕两边挂着的黑色幕布在那时候就好像灵堂上常有的那种垂挂装饰一样肃穆。哀嚎一片那阵势是我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再也没见过的。女生都用自己手里的纸巾擦眼泪，还有邋遢点儿的男生那大鼻涕就直接在胳膊上抹了。

这电影我看得直犯迷糊，看到其他同学的样子我就更迷糊了，我没想到会有这种效果。在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出口的一路上，大家都走得很慢，抽泣声、擤鼻涕声、咳嗽声、呻吟声混成一片。我旁边的女同学林可使劲往纸巾里擤了一下鼻涕，然后涨着红肿的眼睛问了我一个问题。她那问题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因为那个问题

后来让我认识到如果你的价值观和别人不同，就会遭到质疑甚至是指责。

“你怎么……你怎么不哭啊你？”林可泣不成声地问我。

“我哭什么啊我？我他妈比他还惨呢！”

“你怎么……你怎么那么冷血啊？”说完林可哭得更厉害了。

我当时就纳闷：一部电影感动了你们但是没感动我，难道我就得跟着你们一起哭？我没哭出来你就说我冷血，那我要是假装哭你是不是又得说我虚伪呢？但现在我回忆起那件事儿，我为自己喝彩！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比他们成熟好多，我觉得电影里那男孩子真没我惨！他只是为生活所迫，生存的压力和心理的压力哪个更伤人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而重点在于我不认为我们这些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受到非人待遇的学生比他要幸福多少，所以我根本哭不出来。



走出电影院是下午3点左右，在电影院里待了一个多小时突然走到外面，感觉阳光刺眼得很，空气也很清新。我看到电影院大门口台阶下又多了好多穿红色校服的学生，这不是我们学校的。他们一个个都跟看猴子似的看着我们这帮“泪人儿”走出电影院，我能听到他们之间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的声音。你可想而知那场面是何等跌份儿，起码在那时候我是感觉很跌份儿的，虽然我没哭。我下了台阶，路过那些穿红色校服的学生，突然有个男生笑着说了一句“哭什么呢他们？家里出事儿了吧？”

“你说谁呢？”

我没有看到是谁说的前半句话，但很明显是外校的男生说的，而且在我的背后。尽管我没看到他的表情也能知道他面带讥讽的样子是多么可恶，后面那句反问我听出来是林可说的。

“我又没说你！”

我回过头的一瞬间那个男生又说了一句话，这时候我看到了他的样子。林可擦干了最后一滴眼泪，怒视着他。我也看着那个男生，那个男生突然把目光转向我。你知道的，学生之间打架往往都是这种双方都无所畏惧的对视，两个人没